

十年中的一日

第一集

B5743/28

61

#1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十年中的一日

第一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十年中的一日

第一集

*

江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01802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張: 3 $\frac{1}{4}$ •字數: 48,870•插圖: 4

1959年8月第一版

1959年11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數: 2,138—6,654

統一書号: 7110•219

定价: (6) 三角七分

編·者·的·話

今年十月一日是我國建國十周年紀念日。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省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的偉大成就。為了全面反映、記錄這些成就和全省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通過各方面真人真事的反映，以說明黨和毛主席領導的英明、正確、偉大，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說明人民羣眾力量的偉大以及全面總結和宣揚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奇跡；以活生生的事實教育廣大人民羣眾，進一步鼓足干劲，為加速建成社會主義和準備條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為此，我們決定分集地出版“十年中的一日”，向建國十周年獻禮。

這部記事集是由工業、農業、文教衛生、部隊等各個戰綫以及各個階層的人民寫的文章匯編而成的，是將他們在十年中最有意義的一天或一件事如實地寫下來。即十年來親身經歷、所見所聞給自己印象最深、感動最大的事件和作者們當時思想情緒的真實記錄。

本書選稿的根據是作品的思想內容和所反映的題材。稿目的編次，基本上以文章所寫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後為序而編排的。

“十年中的一日”一書由於編排時間短促，加上缺乏經驗，難免存在一些錯誤和缺點，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五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第一次見到人民解放軍·····	(5)
在社会主义的高潮里·····	(8)
移風易俗·····	(21)
雷雨夜·····	(27)
“八一”拖拉机的誕生·····	(30)
战斗在生产前綫的彬江乡·····	(36)
煉焦·····	(49)
跑在時間前面的年輕人·····	(60)
得到邵省长的獎旗·····	(67)
深夜里发生的事情·····	(71)
一个瞎子的心愿·····	(75)
欢騰的山谷·····	(78)
采訪記事·····	(81)
会見了朱德副主席·····	(91)
第二次会見毛主席·····	(93)

第一次見到人民解放軍

陳火旺講 萬長楫記

一九四九年農曆四月間，傳說人民解放軍二野部隊從進賢向南昌壓了過來。那時，駐在南昌城里的夏威匪軍，慌的象沒頭蒼蠅，正在作逃跑的準備。扎在偽南昌縣政府所在地——謝埠的匪軍自衛大隊的嘍囉們，也跟着慌了起來。

二十八日早上，我吃了炒飯，划着一只小船，到謝埠去趕集。我蕩着雙槳，沿着河堤，慢慢前進。快到目的地的時候，堤岸上忽然冒出一個頭上戴着柳枝的高個子人來。仔細一看，原來是個着黃軍服的士兵，身上還背着一支快槍呢。他用北方口音向我招呼：“喂，老乡，把小划靠到這邊來！”乍一听，心里一跳：“糟了，又要打差了。真倒霉，一個多月沒上過集……”但又覺得有點奇怪：“如果是陳劈棺①的嘍囉們，不早就象狗一樣嚷了起來嗎？”不過，還是有點放不下心來。

我看看岸邊，那里也靠了好几只小船。心想：“不管

怎样，船总得要靠过去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我硬着头皮，把小船划了过去。

靠了岸，我把双桨取了下来，一股劲往堤上爬。那士兵用手向堤里一指，示意我下堤去。接着，他自己也跟着下来了。我把眼光向堤脚边一扫，啊！那里还一排排散伏着二、三十个持枪的人。在一棵樟树下面，蹲着七八个乡下人，他们都是先后从小船上下来的。一个个都眉开眼笑地在轻轻地谈着什么，我凑了过去，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士兵，原来就是早听说过的人民解放军，这时心里乐的象开了花似的。

不一会，对岸有人在叫渡了。这边没有一点回声。

再过一会，又有人在叫渡了，声音象狗叫，但听得清清楚楚：“李大头，你死了呀，怎么这晚还不划渡过来，他妈的！”看样子，那人在惱火了。还是没人理睬。

一只小船开过来了，上面坐了五六个背枪的家伙。船尾上站着一个两手叉腰的人，皮带上，斜插着一支小手枪，头上戴着一顶小草帽，盖着半个后脑勺，神气十足，口里还在喃喃地罵些什么。

这时在我身旁的李大头小声对大伙儿说：“你看，陈二麻子过来送礼啦！”說的大伙笑了起来。

① 陈劈棺，叫陈斯潘，是伪南昌县自卫队大队长，既是散粮材的，因此，老百姓都叫他“陈劈棺”，也有叫他“陈大木”的。

伏在堤下的解放軍，早已摆好了陣勢。

“不准射击，待命开火！”那个高个子在下命令。

对方的小船快靠岸了。

忽听一声：“打！”接着“砰砰”地响了一陣。

小船在水中晃蕩晃蕩，一个家伙“扑通”一声，倒栽在地掉到河里去了。剩下的人，馬上举起手来，陈二麻子口里的烟卷也早掉了。他渾身发抖，連喊：“饒命啊，饒命啊！”有个士兵在开玩笑地說：“我們早就准备給你們饒命，要不然，你們哪能活到岸上来！”

陈二麻子只是打躬作揖：“开恩了，开恩了！”他馬上象下命令似地对自己的“部下”說：“还不快把槍繳上去，笨东西！”說着，他自己也从腰間掏出那支手槍，乖乖地递了过来。

“不必，你們先回去报告一下你們的上司，就說我們要过河了。要干，你們还可再来；不干，就算了！”那个高个子很从容地說。

陈二麻子两眼一眨一眨的，連說“豈敢，豈敢！”接着便派了两个人坐船回去了……

过了不久，对岸渡口上有人撑着一面白旗，在那里搖晃搖晃。碼头上挤滿了欢呼的人群。

在社会主义的高潮里

袁茂华

雨，瓢泼似地下了好几日，野外浸着一片片的水洼，到处是湿漉漉的。地势較低的地方成了河，嘩嘩啦啦地流个不停。一九五五年的殘冬还未消失，春天似乎早就来到了人間。

我和新建县大塘区委罗書記昨夜冒着大雨从乡下回来。罗書記三十多岁了，穿一件褪了色的藍布棉襖。他长期患病，工作又繁重，所以臉色憔悴，但笑容总不离臉，給人一种和善、开朗、乐观、敦厚的感觉。他在乡下，没有一个小孩不围着他玩。他这次領着“宣傳教育团”下乡。这个組織是从全区为数不多的农业社中抽一部分思想先进的社員組成的，那时我也被調去教歌子。嘿，誰知我們在乡下瞎轉了几圈，起不了作用。我們无論走到哪儿，不等开口宣傳，群众的入社申請书就象雪片一样飞来，大大地超过了建社的要求数字。只有我才能开口，教唱歌誰都欢迎。至于罗書記呢，被人糾纏得不得下台，有的干

都拿出一迭申請書說：“羅書記，該怎麼辦？”過一會那個又問：“數字太小，申請的人多，怎么批法？”在這種情況下，羅書記一方面懊惱，一方面高興。他自言自語地說：“對形勢的估計不足，回去真要整整保守思想！”于是，他連夜冒雨把“宣傳教育團”領回來了。

我們回到區委會夜已很深了。雖然大家都有雨具，可是風大雨大，早已淋成了“落湯雞”。羅書記找來了一些半干的木柴，我們燒了幾堆火，屋子裡瀰漫著一片濕柴的煙氣。我們都坐下來悠閑自在的烤衣服，只有羅書記不等衣服全部烤干，又忙著由電話與各鄉聯系去了。

我在暖和的被窩裡睡了一陣，被隔壁傳來的喧鬧聲音吵醒了。仔細一聽，好像有人在爭吵。

我起來推開了窗戶。啊！下雪了，雪光把區委會反照得雪亮。

“你怎么晚上偷偷地跑回來了，不到村里去解決問題？”說話的人帶有几分責備的口气，聲音有點沙啞。

“有什么問題好好說么，急得火燒眉毛似的。”從压低嗓兒慢條斯理說話的聲音，我猜到是羅書記。

“你難道不急么？”這人太不客气了，直截了當地質問羅書記，“建社籌備委員會快垮台了，區上指示辦一個中社，現在報名的有五百多戶。我們不敢批准，群眾又在一個勁地追問，为什么還不批准？为什么還不批准？這不是一件難事么！我心里急得火燒似的，你出門不久，我就

跟来了。”

“这事我早就知道，区委保守了一些。你不要着急，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罗书记耐心地说，“你冷得够受了，声音都哑了，快去烤火，吃过饭我就同你去。”

“你先说怎么解决，是不是允许我们建大社？”他大概从罗书记的神情估计到一定会批准，把桌子捶了一下，“好，那太好了！”

“你别再吵了，罗书记一夜未合眼，不要缠住人不放。”我一听声音就知道这是通讯员小丁的声音。

屋子里静了下来，只听见钢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这时，雪花已经不象柳絮，蓬蓬松松恰似片片的鹅毛。山岗田野都是白皑皑的，只有那湿漉漉的道路，变成了拌了酱油的豆渣。

吃过早饭，雪更大了。团团块块在半空中翻滚，象绣球似地摔下来。我扎好了鞋子，准备下乡去。罗书记也收拾好了，他穿了一件旧棉袄，腰间捆了一根宽皮带，手臂挽着一件湖草蓑衣，头上还是那顶褪了色的蓝布棉帽。一夜之间，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眼睛陷下去，额上的皱纹也多了、深了。他刚披上蓑衣，小丁一把抓住他的手，很关切地说：

“这么大的雪也要走吗？昨夜淋了雨，又没合眼，身体吃得消吗？”

“我又没病，怎么吃不消！”罗书记挣掉了小丁的

手，繼續披好蓑衣，“再上三夜也不要緊！”

“你沒病？！昨夜不是吐了……”

“你別吵了，工作要緊！”羅書記趕忙截住小丁的話，怕他說出吐血的事。

“工作當然要緊囉！但是，不會休息，怎麼會工作呢？你不是常常這樣說嗎？”小丁噙着嘴不高興地說，他总觉得羅書記太勞累了，應該好好地休息。

“現在不是休息的時候，社會主義高潮硬推着走，你能不走嗎？形勢變化太快，計劃修訂了兩三回還趕不上，再不工作就落在群眾的後面了。群眾正在等待我們，不去還行嗎？小丁，工作完了可以盡量休息。”羅書記拍了一下小丁的肩膀，揮了揮手，第一個跨出了大門。他後面跟着一個農民，大概就是和羅書記說話的那個人吧。我們也跟着動身。雪小了一些，但風直把它吹得拍打人的臉，象針在刺，真難受。我忍不住的一個勁地發抖，腳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步子。但當我抬頭向前看時，只見羅書記迈着矯健的步子毫不畏縮地前進，又想到剛才他與小丁的談話，心里湧起一陣羞愧的感覺，不禁對羅書記肅然起敬。

一路上，我們縮着脖子走路，沒有人開腔。走了約摸兩個多鐘點，快近三岔路口時，看見幾個人影在那兒晃動。大概他們發現了目標，直朝這個方向跑來。他們快靠近羅書記的時候，走在前面的人大叫起來了：“羅書記，我們在風雪中等你好久了。”

“有事嗎？你們怎么知道我今天會來？”羅書記問。
我們都停下來了。

“我們會算騙！羅書記除了開會以外，在區上是呆不住兩天的。昨晚沒開大會，估計你今日一定會下鄉來。”
一個高個子的農民說。

“你們掌握了羅書記工作的規律，可不得了！”我們的副組長蔡方明說。

風雪中揚起了一陣大笑聲。

“風雪中太冷，回村去談問題吧。”那個高個子的農民催促我們走。

“你們倒想得好，我把羅書記請來了，你們半路劫人，不行，羅書記要先到我村去解決問題。”跟在羅書記后面的中年農民說話了。

“我們在風雪中等了一早晨，不去不行！我們的問題急需解決，羅書記一定要去！”他們動手就拉人。

“你們不要仗着人多，拉拉扯扯象什麼！我們建社的問題就是等着羅書記去解決，還能讓他到你村去！”說話的人已有幾分火氣了。

羅書記工作耐心、細致，在群眾中是很有威信的，有什麼問題群眾都想找他來解決。羅書記看他們相持不下，只得說：“我還是先到相村去，下午再到你們村去。你們把這些人領去，有問題可以同蔡方明同志商量。”

“那你一定要來，不能誤事啊！”

“我什么时候說話不算數呢？”罗書記笑了。

罗書記和中年农民朝左边那条路走去。蔡方明領着我拐到右边山里去了。山上密密麻麻的树，丫枝上落滿了雪，有的枝条压弯了。

“罗書記真是忙得够受了，这么多天来，風里雨里，跑东村轉西村，从沒好好地休息过。”一位农民突然談到罗書記。

一位乡村干部接着說：“他的病很早就該休养去了。现在社会主义高潮出現，他更是忙得不能照顧身体了，有几次偷偷地吐血。你看，他臉上瘦削不堪。”

“这就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蔡方明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

“真是一个好書記，好干部！”一位年紀較大的农民称贊說。

我們边走边說，沒多久，出山口，又拐过一个山嘴就到了。这是山里面的一个二百来戶的村子。屋場上有許多人在清点农具，祠堂門口系了一群牛。人們是在搞耕牛、农具折价入社的工作。他們見我們一伙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忙問：

“工作組来了！罗書記来了嗎？”

我們在一幢土磚砌的屋子里休息。这屋子不算小，前后四間，“建社筹备委员会”占了一間，其余的都是冬校占用了。十来个干部正伏在桌上研究問題，有說有笑。堂

屋中間一群小孩正在嘻笑玩耍。气氛很热烈。我們一踏进門檻，李書記就热情地招呼我們：“你們可来了！”

我們抖掉了身上的雪，圍着火盆美美地烤了一陣。这时，后面的房間里飄出了柔和的女声：

合作社呀么实在好，
人多力大好干活。
村村办起合作社，
农民永远不受穷也咳哟！

“外面的人冒雪工作，你看我們的劲头热火不热火？”李書記笑着問。

“那还用說，从屋子里的气氛就可以感到一股濃辣辣的劲头！”蔡方明笑嘻嘻地說，“你按昨晚的电话指示进行工作，又出了什么問題嗎？”

“沒問題会派人去等你們？”李書記单刀直入地說，“群众感到建小社不够味，附近几个村要迁居，并到这个村来，建成一个大社。这些人就是各村的代表，我們正在研究这个問題，你看怎么办？”

“群众的要求，你們一定得答应。”几个人不約而同地說。

“为什么一定要建大社呢？”蔡方明反問一句。

好几个人同时說：“俗話說，众人拾柴火焰高，社大人多好办事，增产有把握。”

“小社还不一样要增产吗！”

“那可不一样，社大人多，合理分配劳动力，可以精耕细作，一定可以打更多的粮食。”

“李书记，你的意见怎样？”

“我反复琢磨党的意图好久，”李书记慢悠悠地说，

“我想，一下子就搞大社，我们又缺乏经验，这样好不好呢？不办大社，群众的劲头这样足，这样能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呢？”

李书记是长胜乡的党委书记。他办社有经验，这次区委调他驻这村搞建社工作。他遇事要求严格，对问题总再三思考，从不乱发表意见。在他身上保留了那种踏实、艰苦、猛干的作风，这是农民出身的干部的本色。他昨夜接到了电话指示，确定了建社的对象。但群众又提出了并村搞大社的要求，他一连几次召集村干部座谈，但感到问题不好处理，所以一早就派人去等罗书记，看看区委的意见怎样。

“你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等罗书记来了再研究。”蔡方明点头说。

“对，我们把问题摆下来了。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生产规划。”

“哎哟，社还未正式宣布成立，你就订了生产规划，你真是走在时间的前面啦。我看一下规划好吗？”显然，蔡方明很钦佩他这种果断的工作作风。

“不抓紧不行啊，群众在背后赶，这才叫社会主义的高潮么。”李书记笑着说。

蔡方明仔细地看完了规划，眼睛眯成一条细线，嘴角边泛出一缕细细的笑纹，“你订的吗？不错。”

“大家凑合着订的。”

蔡方明兴致勃勃地说：“眼见为真，带我们实地参观一下怎样？”

“行。”李书记满口答应。说实话，他真愿意带着客人去参观，他要生动地描绘，使人们看到这个穷山沟将要变成一个怎样的幸福大花园。他披上蓑衣，不管风雪，领头出了门。

风象头猛兽，在山野呼啸着，奔腾着，山野在颤抖。雪更大了，团团地堆在半空拌搅。我们只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茫茫的银白色的世界，分不清哪是田野，哪是道路。我们迎着风雪站在一个小山头上，就依靠李书记的指点来辨别方向。

“这边山头土薄，什么也不长，只能长草，这儿是天然牧场，成群的牛羊就在这儿放牧。”李书记又转身指着后面的山头说，“这边山坡从前长满了果树，现在我们也计划种果树。将来，果树成林，果子要压弯树枝。东面是一马平川，是农作物区。那两山之间，我们要修一个水闸，春天发水时关住，就不怕干旱了……”

李书记滔滔不绝地说得多么生动啊！就凭着他的叙述